



1

《亲子鉴定秘档》

◆出版社:中国青年出版社
◆作者:曾鹏宇

血亲关系鉴定背后的百味人生



孩子是我丈夫的，还是我朋友的

本书主人公女鉴定师邓亚军是国内最大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,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,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,背叛、欺骗、谎言……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;名人、明星、罪犯……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;这不是虚构编造,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,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。

“DNA亲子鉴定只是一项技术,”邓亚军经常这么告诉自己,“谁也不应该拿道德的标准去要求一项技术。”但实际上,这种看似“错位”的要求,从她接待第一桩亲子鉴定委托时就已经体会到了。

2003年10月底,位于顺义空港科技园区的北京华大方瑞司法鉴定中心,迎来了获准向社会提供亲子鉴定服务后的第一个委托人——那是一位女士,30岁出头的样子,留着短发,穿着一件浅蓝色套头毛衣,深色西裤,一双当时很流行的半跟高跟鞋,看上去非常干练。她后面跟着一个男人,40多岁,比她大不少,穿着一件双排扣西装,头发有点乱,很木讷的样子,亦步亦趋地跟在女士后面。

那天接待的正是邓亚军,她本想在窗明几净的接案室接待两人,没想到那女士看了一眼,小声说:“这里有点亮。”于是三个人又去了一个有沙发的接待室。这次女士没有再说什么,在接待室的沙发上坐下来,喝了口水,问:“这亲子鉴定……测得准吗?”

邓亚军解释说:“孩子的DNA一半遗传自父亲,一半遗传自母亲,孩子不可能带有父母没有的DNA,这是遗传的基本规律。只要样本合格,就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孩子与大人之间是否具有亲缘关系,至少目前还没有别的什么方法能比这个更准确。”

那女士点点头,又问:“那还没出生的胎儿能不能做?”

她这么一说,邓亚军才注意到对方的手一直抚在自己的小腹上,“怀孕多长时间了?”

她说:“刚两个多月。”但是神色间并没有即将当母亲的欢愉。邓亚军一愣,对于亲子鉴定来说,采集才两个多

月大的胎儿样本难度非常大,而且能否得到准确的鉴定结果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。

邓亚军问对方:“能不能等孩子再大点,到四五个月的时候再来?这样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,鉴定结果也会更加准确。”

女士很坚决地摇了摇头,“不行,只能现在做,我必须尽快知道孩子是谁的。”女士看看邓亚军,大概是没从她脸上看出什么特别的表情,才慢慢说:“我想知道,孩子是我丈夫的,还是……我朋友的。”

邓亚军还是很平静。那女士继续说:“我不是北京人,这次是费了很大功夫才找了个出差的机会来北京。其实我跟丈夫感情很好,我们结婚已经七八年了。刚结婚那两年,因为忙工作,怀过两次孕最后都没要。后来想要的时候,却怎么都怀不上了。”

那女士告诉邓亚军,为了要孩子,夫妻俩到处看医生,还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药,折腾了好几年,还是没能怀上。尽管如此,丈夫和公婆对她还是很好。

邓亚军听着有些奇怪,既然如此,她怎么还会跟其他的男人有瓜葛?

女士看出了邓亚军的疑惑,叹了口气,说:“因为一直没孩子,我只能把精力放在工作上。我的工作经常出差,有的时候在外地一待就是一两个星期,丈夫不在身边,也没什么亲戚朋友,时间长了难免觉得寂寞,后来……就有了我的那个朋友。”

这个朋友,也就是女士的情人,其实就是她的生意搭档,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。

两个多月前,这女士照例去医院做了身体检查,当时医生告诉她,这个月她的身体条件可能还是无法受孕,因为此前有过身体具备受孕条件,但最终还是没能怀上的情况,所以她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在做完身体检查的当晚,她与丈夫同房。第二天出差,又与情人同房。

让人完全没想到的是,两个月后她发现,自己怀孕了!



17

《长大不容易》

◆出版社:长江文艺出版社
◆作者:卢勤

『知心姐姐』30年两代人的家庭教育思想精髓



本书是“知心姐姐”卢勤30年来两代人的家庭教育思想精髓。针对当今家庭教育面临的各种新问题,卢勤提出全新的“成长有规律”教育理念。书中以数百个生动、鲜活的家教实例,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,以孩子为本,培养出有责任心、有爱心、自立自主的孩子。

商量,沟通的好方法

2008年豆瓣网中出现一个小组论坛,名为“父母皆祸害”小组,其中涌动着大量控诉父母的声音。小组于2008年初创立,2010年7月初发展有2.7万人。数万人聚集在一起控诉自己的父母,让人看得触目惊心。

其中,许多怨恨都与亲子沟通不畅有关。沟通是非常重要的,它关系到家庭幸福指数,关系到亲子的融合,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。所以,亲子沟通,是必修课。

在这方面,我挺佩服儿子。从小到大,儿子从未和我顶撞过,有事总是好说好商量。一方面是儿子懂事有涵养,另一方面我知道强拧的瓜不甜。

这话听起来,有老王卖瓜的嫌疑,可回想儿子成长的历程,记住的都是“商量成功”的故事。

记得上高中时,有一天,儿子对我说:“妈妈,和您商量一件事。”每次有重要事,他都会这样说。

“新年就要到了,周六我们三个男生要去另一个男生家住一个晚上,欢度中学的最后一个新年,一起听听新年的钟声。”儿子婉转地说。

“不行!”我口气坚决,“前几天开家长会老师说了,不上到同学家过夜。”

儿子看我态度坚决,没有再坚持。(你看他多聪明,时机不到,他打住了。)过了几天,儿子忽然问我:“妈妈,您写的书没有看怎么办?”

我以为他指的是那本《写给年轻妈妈》,便很有把握地说:“有人看,这本书发行200多万册呐!”

“我是说,假如没人看,您会是什么心情?”儿子换了一个角度提问。

“那我当然会伤心的。”我坦白地说。

“这就对了,”儿子一拍大腿,“您想想,同学的妈妈听说我们要去住,屋子都收拾出来了,晚饭也准备好了,可我们又不去。人家白准备了,一定很伤心。是不是这个道理?”儿子显然比小时候更能说了。(他掌握了沟通最主要技巧:以他人为主导。这让人听了心里痛快。)

“道理是这样,可学校开家长会时

说了,有几个同学去别人家过夜,家长有意见,告到学校去了。所以,我不同意这样做。”我一再申明反对的理由。

“那几个同学是不对,事先没和家里人商量好,让家长着急了,家长当然反对了,这我不和您商量嘛!咱俩有商量吗?”儿子耐心地解释着,等待我的回答。(他使用了沟通另一条技巧:建立同理心,建立共识。)

听到“商量”这个词,我心动了。是啊,儿子为了达到目的,真是煞费苦心,他用“商量”来说服我,我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?再说,他已经快18岁了,已经有行为能力了,我干吗要管那么死呢?于是,我问清都有哪些同学后同意了。我要求他告诉每一个同学,事先要和家商量好。并嘱咐他早一点回家。

儿子乐了:“我早知道妈妈是个明白人!”他自己有一种“成功”的喜悦,还不会忘记给别人赞美,让别人也有成功的喜悦。(他使用了沟通第三条技巧:分享成功!)

从儿子幼儿时期到高中时代,直到今天,我和儿子一直用“商量”的办法相处。“商量”使亲子关系增进了信任,增强了感情,避免了冲突和对抗;“商量”使儿子从小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来观察事情,思考问题,学会民主和平等,学会包容、尊重和友谊,同时也锻炼了他的说服力,使他具备“领袖”人物的品格与能力。

父母不要跟孩子“较劲”,认为我是父母,你就要听我的,这种武断只能把事情搞糟。他会认为你是成心和他对着干,阻止他的好事。心理上的反感,会让他们背着你去干他想干的事,回来你跟他大闹一场,也会是两败俱伤,无济于事。

父母尤其不要用命令的口气或者盛气凌人的口吻跟孩子讲话。我们和孩子之间,应该像成年人那样,进行互相尊重的交谈,用“商量”的口吻说话。显然,许多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从来都不愿意接受父母过多的指导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从谈话中受益。

今宵一谜

东奔西跑(电影名) 马思业
昨日谜面 “灼灼芙蓉姿”
谜底 女子花样

6 《癌症日记》
◆作者:于娟



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

主办: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

3月21日 我的坚强与柔软

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分外坚强的人。

200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,我被救护车抬进RJ医院,放置在急救室。

病理室的主任看到我浑身黑漆漆的PET-CT问了一句话:“病人现在用什么止痛?”

光头答:“现在还没有用任何的止痛药物。”

那个四十多岁的主任,倒吸一口凉气,一字一句地说:“正常情况下,一般人到她这个地步,都要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。”

这段对话的时候,我只是屏着气,咬着牙,死死忍着,没有死,也没有哭。

放在急救室三天两夜,医生不能确诊是骨癌,肺癌,白血病还是其他癌症。

急救室应该就是地狱的隔壁,一间随时开启的自动门夹

杂寒冬的冷风随时送病危病人进来。

我身边的邻居,虽然都躺在病床上,看看似都比我精神好很多,至少不是痛得身体纹丝不能动。然而,就是这些邻居,夜里两点大张旗鼓送进来躺在我身边不足两尺的地方,不等我有精神打个招呼,五点多我就会被他家属的哭声吵醒,白单覆面。

如此三天两夜,心惊胆战。我没有哭,表现得异常理智,我只是断断续续用了身体里仅有的一点力气,录了数封遗书,安慰妈妈看穿世事生死。

后来,一天两次骨髓穿刺。骨髓穿刺其实对我来说,并说不上疼痛,光头在旁边看我接受骨髓穿刺,面壁而不忍再看,我妈妈也已经濒临精神崩溃边缘。

我的痛苦在于当时破骨细胞已经在躯体密布,身体容不得触碰一点,碰了,真的就是晕死过去。那种痛不是因为骨穿,而来源于癌细胞分分秒秒都在侵蚀骨头。

我还是没有哭,不是因为坚强,是因为痛得想不起来哭,那个时候,只能用尽全力屏着。如果稍微分神,我就会痛得晕厥。我不想家人看到我的痛苦。

当元旦确诊为乳腺癌癌症四期也就是最晚期的时候,我长舒了一口气,没有哭,反而发自内心的哈哈大笑。

因为这个结果是我预想的所有结果中最好的一个——

既然已然癌症,那么乳腺癌总是要强一点。

至于晚期,我早已明了。全身一动不能动,不是扩散转移,又能是什么。

发现太晚,癌细胞几乎扩散到了躯干所有重要的骨骼,我不能手术只能化疗,地狱一样的化疗。

初期反应很大,呕吐一直不停。

当时我全身不能动,即便呕吐,也只能侧头,最多45度,身上,枕边,被褥,衣裳,全是呕吐物,有时候呕吐物会从鼻腔里喷涌而出,一天,几十次。

其实,吐就吐了,最可怕的是,吐会带动胸腔震动,而我的脊椎和肋骨稍一震动,便有可能痛得晕厥过去,别人形容痛得刺骨的痛,我想我真的明白这中文的精髓。一日几十次呕吐,我几十次的痛到晕厥。

别人化疗时候那种肠胃脏器五脏六腑的难受我也有,只是,已经不值一提。

那个时候,我还是没有哭。因为我想,坚持下去,我就能活下去。

此后六次化疗结束后,我回家了。

儿子土豆19个月,他开心地围着我转来转去。

奶奶说:“土豆唱支歌给妈妈听吧。”

土豆趴在我膝盖上,张嘴居然奶声奶气唱道:“世上只有妈妈好,有妈的孩子像个宝……”

话音未落,我泪先流。

也许,就是差那么一点点,我的孩子,就变成了草……

于丹说:一个人的意志可以越来越坚强,但心灵应该越来越柔软。

无意之中,我做到了这点。这才发现,这两者是共通的。